

世界一週

(續)

孫衛

遊記

遠處的紐西蘭

六月一日清晨五時十分，旅舍裡的電話叫醒了我們，因為我們要搭清晨的飛機去紐西蘭的奧克蘭。但是昨晚，梁總領事特為我們和到澳洲來參加醫學會議的丁農博士開了一個酒會，邀請了澳洲和紐西蘭參加此次會議的醫師，以及澳洲菸酒工業界的人士。回到旅舍已經很晚，再整理行裝，實際睡眠的時間還不到四小時。

在房間裡吃了一點熱茶和土司，梁總領事已經在旅舍的樓下等候我們了，天還沒有亮。他一直駕車送我們到飛機場，看着我們登上飛機。飛機於七時起飛，五小時後便到達奧克蘭，當地的時間是下午二時四十五分。

奧克蘭是紐西蘭最大的城市，但這裡沒有我們的使館。在機場等候我們的有明尼啤酒公司的二位工程師，一位鄧伯爾君是啤酒師，一位盧克士君是化驗師。這也是我們駐威林頓的使館代接洽妥當的。我們到紐西蘭訪問的對象也就是明尼啤酒公司，和紐西蘭啤酒公司的啤酒廠和他們所採用的最新的釀酒方法。

飛機場離城裡約有一小時的汽車路程，外面正下

人以鮮艷活潑的感覺。

這樣的建築和佈置，是大自然與物質文明的結合，又和純粹的都市建築不同。大都市裡，是常會令人太受拘束的。

我們在房間裡洗滌並換了一件乾淨的襯衫，鄧、盧二君則在啤酒店裡等我們。這裡和英國的制度一樣，旅館可以領到賣酒的執照，從事啤酒和其他酒類的營業。啤酒店乃成爲許多市民社交聯絡感情的場所，公餘大家在這裡可以碰頭。但是，每天晚上六時必須收市，否則便有執照被吊銷的危險。紐西蘭人喝啤酒的本領並不次於澳洲，我們在店裡喝了二瓶啤酒，多明尼公司的出品，够得上芬芳可口。

我們才從墨爾本來，但立刻又做了澳洲人的佳賓，也可說是不速之客。因爲雪梨的托伊啤酒公司，有三位董事也爲了參觀這裡兩家啤酒聯合研究了十年而獲得成功的連續釀酵法來到奧克蘭，當天晚上，他們宴請多明尼和紐西蘭啤酒公司的高級人員，我們也被轉邀參加這一個同行的宴會。

宴會的地點是在市中心的第波勒旅舍，這個旅舍是屬於多明尼啤酒公司的。在英國及其屬地，啤酒公司都擁有很多的旅舍，以推銷其啤酒。第波勒旅舍有一個便利，是飯店又可飲酒。而且飲酒的時間不受下午六時的限制。英國的這一套飲食業的規定，真也囉嗦不大容易解釋清楚，不怪在法律嚴明的國家，律師成爲一種高尚而賺錢的職業，他們好像人生活的顧

完一陣小雨，沿途看到稀稀疏疏的住宅房屋，雖然多是不造的平房，但却油漆一新，顏色很鮮明，遠遠看去窗明幾淨，佈置井然，而且家家都有碧綠的草坪。假如說墨爾本是一個清靜的城市，那末奧克蘭簡直是夢鄉了。

紐西蘭才有二百二十五萬人口，奧克蘭佔了人口的五分之一。雖然人口不算多，但奧克蘭所佔的面積却很大，因此，使每個居民各自有空濶的庭園，不致過份密集。這也許是奧克蘭人的個性，他們的祖先既然遠離了人口密集的英倫三島，搬到這遠離故國的海島上來，海濶天空，自然更養成愛好自由和獨立生活的習慣。

鄧、盧二君領我們越過市中心的熱鬧處，到達郊區韋多明尼啤酒廠附近的拍拍駝駝旅館。拍拍駝駝不是英語，而是當地土人的語言，這猶之臺東花蓮有些地名是採用高山族的語言一樣，這是一所新造的旅館，完全是平房建築，用大石塊砌成，室內的佈置却極爲摩登。建築分成兩部份，一端爲啤酒店，一端爲旅舍。旅舍的房間，油漆的氣味還很濃。床是像沙發一樣的，拉出來才是床，床頭的無線電，鑲嵌在傢俱裡，燈的設計也很別緻美麗。連抽水馬桶的水櫃和衛生紙盒，都是鑲在牆壁磁磚裡的。而過道客廳的佈置也給

問，一舉一動都非先請教一下他們不可。

從電梯到樓上客廳裡，一屋子黑壓壓全是人，鄧、盧二君一代爲介紹，而且，在啤酒店時我們已經請教過他們二位，三個啤酒公司負責人的芳名。但是，昨夜沒有好睡，又坐飛機在高空裡轟隆了半天，借着二瓶啤酒的力量正有些飄飄然怎能把這些陌生面孔和姓名記清。

傷腦筋的是還要喝酒。吃飯以前非先來些飯前酒不算一個好的開始。馬蹄泥或者啤酒任憑選擇。爲了討我們這些海外同行的歡喜，我選擇了啤酒。事實上，不分賓主，人手一杯，我們怎好推却。到這時我才發覺，中國人受了五千年禮教的演變和薰陶，十有八九（除去十分之一二，百分之百接受西洋精神的人士），無論真心假意，視飲酒爲一種艱難困苦，必需勉強就範的行爲。教育程度社會地位愈高，這種意識愈強。白種人則直接了當，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倒有點孔老聖人當年的味兒，孔夫子不是說過嗎，「唯酒無量不及亂」。

酒過數巡，這才下樓正式入席。菜似乎是法國式的，一湯、一魚、一鷄、冰淇淋和咖啡，湯是此地的名菜，用紐西蘭海灘所特產的蚌作湯，呈淺綠色，很是漂亮，味也很鮮美。這種蚌很難捕獲，聽到人的腳步響，便鑽到砂土的深處去。幾位也是客人又是地主的鄰座，津津樂道的再三爲我們推介。可是喝酒雖很豪爽的紐西蘭人，正像任何白色人種一樣，吃起飯來

却很矜持。他們正襟危座，動作有序，喝起湯來，羹匙入口，不聞絲毫聲息。這和我們東方人噓氣成雲，喋喋有聲，在西餐席上，俯首近盆，像一群乳鴨一樣又自不同。爲了模仿人家的禮貌，便害得我無法精神一貫，享受這紐西蘭的珍饈。

席次，又喝了四種酒。兩種白葡萄酒，是配合魚和鷄的，香檳酒是兩道菜以後才拿上來的，不同的酒，用不同的酒杯，都是很講究的透明玻璃。香檳酒杯的柄是中空的，香檳的汽泡順着杯柄不斷的浮出杯面。最後來了一道鷄尾酒，一個杯子裡分成三層不同的顏色，紅、綠、白。紅的是櫻桃白蘭地，綠的是薄荷酒，白的是橘酒。這種顏色鮮艷，層次分明的鷄尾酒，使得幾位我們的同行，也感到新奇。但想到如果這樣的酒，放在厚薄不勻，黯淡不明，口有殘缺，壁有污痕的玻璃杯，或者化學材料的輕質酒杯內，其滋味又將如何呢。又想到對於酒杯的好壞污潔，無動於衷的食客是不是仍能欣賞美酒的滋味。怎樣的滋味，怎樣的欣賞，才算得起美酒醇醪。而經濟的寬裕，工業的發達，是不是會影響到生活享受的能力和享受的程度。

主客的興緻似有未盡，他們再上樓去喝點食後酒。我們因爲明天清晨，要趕去威林頓參觀紐西蘭啤酒公司的二個酒廠，乃先告辭出來，仍由鄧、盧二君駕車送我們回旅舍。夜間的街頭是清靜的，但仍可看出整齊而不太寬廣的道路，沿街整齊的店面，櫺窗裡佈

世界上第一個採用連續釀酵的酒廠。

這九十里路的行程，真是又一段很愉快的行程。貝君是一個愉快而爽靜的人，臉上不時露出自然的微笑，駕駛的技術也很高明，而沿途的風景又真是美麗，永遠是綠樹青山，並不時看到丘陵起伏的牧場和牧場裡的綿羊。紐西蘭只有二百多萬人口，却餵有八百萬頭羊，每個人每年可吃到四頭羊，而紐西蘭富有的人，正是擁有山場的牧羊人。我不禁連想到，如果當年啖氈吞雪的蘇武，有紐西蘭人牧羊的本領，則大漢天威，不必靠干戈甲冑，便已可使胡兒順服了。

當天的晚上，爲了節省時間，我們乘夜車回到奧克蘭。又參觀了多明尼啤酒公司的威地瑪泰啤酒廠。奧克蘭的海港便叫威地瑪泰港。晚上住在城中的中央旅館。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商店全都休息，所以星期五特爲延長營業時間，街頭熙熙攘攘，頓時熱鬧起來。我們以此間參觀的任務完成，明天即將離此去檀香山，所以心情也自然的感到輕鬆，找到一家平民化的小飯店，吃了一大盤羊肉。餐後來在摩肩接踵的人叢中，作一次奧克蘭城的街頭巡禮。

看到那些膚色健康，衣著整潔，循規蹈矩，動作迅疾的年青男女，自己也不自覺的昂首挺胸振作起來。這些幸運的孩子，他們是又一群天之驕子。我們也不時看到黑髮黃膚，比較肥胖的這裡的土生民族，他們叫着梅兒族，有點像照片裡的阿斯基摩人。這些人已不似我們在數年前在臺北上映的「紐西蘭地震記」

置也很漂亮。汽車沿街停滿了旅舍的前面，可以看出奧克蘭安靜而富裕的生活。深秋的夜晚，令人感到涼風刺肌，但臺北此時却正是盛夏呢。

威林頓去來

爲了要趕紐西蘭國家航空公司七時四十五分去威林頓的飛機，清晨五時便又起身了。匆匆的刮了一刮鬍鬚，走到起坐間鄧君已經來了。他說：「我做事總喜歡從容些，免得臨時慌張，萬一耽誤」。事實上，他像雪梨的梁總領事一樣，第一天晚上恐怕幾乎沒有睡覺，這樣的熱心真令人感激。在曉色矇矓中我們趕赴機場，曉色中公路兩邊的田園景色真是美麗。

九點一刻我們到達威林頓，這裡是紐西蘭的政治中心。紐西蘭有二個島，北島和南島，首尾相接。奧克蘭在北島的中北部，是個很好的海港，威林頓則在北島的南端和南島北端的白倫漢隔柯克海峽遙遙相望。威林頓是個山城，市容建築都很美麗。從臺北到這裡我們已飛行了八千九百餘英里，真正符合了我國民族英雄岳武穆「八千里路雲和月」的壯話。

在威林頓拜訪了紐西蘭啤酒公司，及其設備很完全的研究所，和紅帶啤酒廠。在城中一所旅舍內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餐，然後由紐西蘭公司看來很年青的化學師貝克君，駕車陪我們到距此約九十里英里的樸茅斯通北去參觀該公司的標準啤酒廠。這個廠雖然不大，但在啤酒製造史上却有其永遠不朽的一頁，因爲這是

電影裡所看到刺面紋身，光體赤足的他們的祖先。接受了西洋文明的梅兒族人，已經有選舉和自由婚姻的權利。據鄧君說，他們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和任何白種人相同的。

衣食富足的紐西蘭人，他們有着英國人的紳士風度。但因爲這裡仍舊依賴着畜牧和木材爲主要的生產事業，在紳士風度之中仍不免流露出憨直質樸的神氣。而且遠離了富有歷史色彩和傳統習慣的古老的歐洲和英國，這些白色殖民者的子孫，不免仍有深入蠻荒的寂寞之感。

當我們參觀威地瑪泰啤酒廠時，中午，只簡單的在廠內一間小小的客室內以雞肉三明治、水果、紅茶作午餐。和我們一同進午餐的除鄧、盧二君外，有從雪梨來的柯佛和商德森，紐西蘭啤酒公司的技術部經理萊德，以及多明尼公司董事，技術部經理葛士和他的兄弟，也是一位董事，負責業務部的事情。連續釀酵法便是在葛士君領導之下，聯合兩公司的技術人員，經過十年才研究成功的。自從標準啤酒廠最先採用這個新的釀酵法獲得成功以後，兩公司所有的啤酒廠都已採用這一方法，其釀酵槽的設計，並繼續不斷的有改進。而世界各角落的啤酒業，都有人到這裡來參觀討論，簡直像朝聖一樣。

葛士是一位壯碩英俊而舉動沉着，保持着學者丰度的中年人。由於他的沉默，使得圍座爲了禮貌的關

(下轉第四三頁)